



在烟台芝罘区繁华的高楼大厦环绕之中，静卧着一片青砖黛瓦的老城——所城里。这座始建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的明代海防城堡，不仅是烟台城市文明的起源地，更是一座承载着600余年历史记忆的“活态博物馆”。从明代抗倭的军事要塞，到如今烟火与古韵交融的历史文化街区，所城里见证了烟台的沧桑巨变，更孕育了无数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

### 抗倭先驱 武略将军张昇

所城里的第一位名人，当数明代抗倭英雄张昇。宣德六年(1431年)，27岁的密云千户武略将军张昇受命调任奇山守御千户所任千户，成为奇山所城的奠基人。张昇的到任拉开了奇山守御千户所建设的序幕，他主持修筑城堡，历经10年乃成。

正德六年(1441年)，倭寇进犯胶东沿海。面对来犯之敌，武略将军张昇率军展开激战。他带领官兵奋起杀敌，倭寇大败。张昇率众乘胜追击至文登附近海域，在这场激烈的海战中，张昇不幸以身殉职，葬身深海，年仅37岁。

张昇殉国后，其家人只得以其生前用过的兵器盔甲替代其入棺成殓，而后刻碑立墓。这位英雄的抗倭历史，比戚继光要早100多年。在奇山所的建设过程中，张昇注重军事防御与民生发展并重，鼓励官兵屯田实现自给自足，既保障了军饷，又促进了本地农业的发展。

### 实业先驱 刘子琇与中国水泥工业



所城里的第二位杰出人物是实业家刘子琇。刘子琇，名麟瑞，是烟台商界八大家之一“洪泰号”创办者刘怀奎的第四子。光绪十九年(1893年)，刘子琇捐纳为监生，参加乡试中举。后受职于广东省，曾任地方知州、知府和士敏土道员等职。

刘子琇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创办了粤东士敏土厂(水泥厂)。当时，他受朝廷委派任士敏土道员，为了建厂和投产曾两赴港澳学习取经。1907年，粤东士敏土厂建成投产，与天津士敏土厂并列为我国南北仅有的两座官办水泥厂。

更为传奇的是，这座由刘子琇创办的水泥厂，在1917—1925年间，曾两次成为孙中山大元帅的师府所在地，是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大本营，孙中山的许多重大革命决策都是在这座由烟台人创办的水泥厂办公楼里作出的。从实业救国到革命根据地，刘子琇无意中成就了一段载入史册的佳话。

刘子琇故居位于所城南门外，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始建于1911年，历时近两年建成。这座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属于北方院落式民居，同时又受西方建筑影响。两组并排的四合院坐北朝南，北边的正房和东西厢房是环有外廊的二层楼房，整个建筑布局紧凑合理，用料考究精良。

### 科技精英 从抗倭世家到中国科学院院士

所城里张氏家族可谓人才辈出，从明代的抗倭名将到当代的科技精英，展现了这个家族600年的辉煌历程。截至目前，张氏族群人口已达2万余人，数百年的历史中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在明代便有抗倭名将张昇、张元禄、张辅等。在现代科技领域，最杰出的代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春霆。

张春霆于1936年9月在烟台出生，是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家、生物信息学家。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 六百年风雨中的所城里名人谱

刘萍

张春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计算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提出了DNA序列的Z曲线理论，还提出了蛋白质结构分类的新标准，并在蛋白质结构预测研究中取得了世界领先性的成果。他的研究为中国在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张氏子弟踊跃参军参战，建立功勋，涌现出了在烟台抗日烈士纪念碑上名列首位的烈士张黎等众多战斗英雄。从明代的抗倭卫国到现代的科技报国，张氏家族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 文化守护者 二十世孙的寻根之路

在当代，所城里还涌现出了一批文化守护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奇山所城张氏第二十代后人张春锐。张春锐原任烟台教育学院、烟台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离休之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奇山文化的事业中。

为了搜集资料，张春锐连续三年“转战”省市档案馆、图书馆、地方志办公室，先后去西安、天津、北京、上海等地拜访亲朋好友，电话甚至打到了美国。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辗转，张春锐最终在台湾获赠了一本《张氏谱书》，这成为全面反映奇山文化发展情况的重要依据。

在不足3平方米的狭窄“书房”里，张春锐孜孜不倦地工作，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研究。他的努力不仅为张氏家族续修了家谱，更为烟台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2024年3月，“奇山所城张氏新家谱请谱仪式”在所城里的张氏宗祠隆重举行。时隔一百多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张氏后人参加了家谱重修活动。

从明代的军事要塞到清代的居民聚落，再到今天的文化客厅，所城里承载着“半部烟台史”的厚重。它不仅是烟台这座城市的根脉所系，更是海内外烟台游子心中永恒的“精神老家”。2026年初，朝阳街与所城里街区正式实现全域开放，不仅恢复了583米长的青石板步道和183米长的城墙景观，更让古老的街巷肌理重现天日。

如今的所城里，不再仅仅是古迹，而是活态的文化社区。依托原有的院落格局，相关部门引入了烟台剪纸、绒绣、螭拳等数十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打造了“非遗展览+体验工坊+传承课堂”的聚集区。那些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处处透着胶东传统民居的烟火气息，被建筑学家称为明清民居“活化石”。

所城里的名人故事，如同一幅幅历史画卷，展现了这座古城600年的风雨历程。从抗倭英雄张昇的忠烈报国，到实业家刘子琇的创新精神，再到科学家张春霆的学术成就，以及文化守护者张春锐的执着坚守，这些杰出人物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所城里的精神内涵——忠诚、创新、奉献、传承。他们是所城里的骄傲，更是烟台这座城市的宝贵财富。

走进所城里，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每一块青砖、每一片黛瓦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故事。那些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虽然已远去，但他们的精神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烟台人。

所城里，不仅是一座古城，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见证着烟台的过去，也将继续见证烟台的未来。



# 年轻的抗日英雄杨之君

曹景广

动乱年间出英雄，烈士功德多彰彰。在齐鲁大地招远市蚕庄镇西曲城村的热土上，长眠着一位年轻的抗日英雄——杨之君。1941年8月8日，他用26岁的宝贵生命，在胶东抗战史上书写了一曲坚贞不屈的壮歌，其英名与功绩，永远镌刻在招远人民心中。

杨之君出身贫苦农家，分家后与妻子张华庭携二子相依为命。低矮的泥墙草房遮不住风雨，贫瘠的山岭薄地难填饥肠，他终日躬耕于田间，闲暇时外出打短工，艰难支撑着全家的生计。苦难的生活并未磨灭他的热血，反而让他愈发渴望寻一条救亡图存的光明之路。

命运的转折，源于同族堂叔杨彩荣的指引。杨彩荣比杨之君年长十余岁，二人情同手足。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下，杨彩荣便以秘密宣讲抗日救国道理为己任，常将一腔赤诚与家国大义娓娓道来给杨之君听。字字铿锵的革命道理，如星火般点燃了杨之君心中的燎原之志。他毅然告别妻儿，踏上了抗日革命的征途。

1939年2月，杨彩荣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潜伏敌后，出任曲成乡伪乡长。彼时，朱桥伪区长李日乾亦是地下党员，二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周旋于日伪驻军之间，暗中搜集敌军动向。为了安全传递情报，一条依托家族亲缘、环环相扣的秘密交通线应运而生，杨之君成为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关键一环。

为掩人耳目，杨之君备下旧木箱，装满修鞋工具，化身走街串巷的修鞋匠，每日往返于西曲城村与朱桥集镇之间。李日乾将情报密告杨彩荣，杨彩荣再以“修鞋”为由转交杨之君。随后，杨之君火速赶往西曲城村杨彩藻家东厢房，将情报传递给盛家村的曲绍昌，最终由曲绍昌将情报送到山里的党组织手中。这条家族式交通线，凭借亲缘掩护的天然优势，高效传递了无数关键情报，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投身地下交通工作的同时，杨之君还肩负起组建锄奸团的重任。他联络杨立财、杨金盛、杨文盛等热血青年，在村南石湾沟地秘密集会，成立了农村最早的抗日自卫武装。锄奸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抗粮抗税、破坏交通、震慑敌特的斗争：夜间捣毁烟滩公路，阻断日军车辆往来；在望儿山西坡，多次拔除日军插立的太阳旗，令敌人颜面尽失；联合周边村庄锄奸团协同行动，虽因枪支受潮未能成功伏击伪军队长，却让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

日军为镇压抗日浪潮，沿烟滩公路修建炮楼，强征百姓从西曲城村曹家大院扒运砖石。杨之君带领伙伴巧妙周旋：在运砖路上吓唬村民，惊得他们慌忙抛下砖石，赶起毛驴四散而逃；趁夜三次砸毁望儿山西坡的炮楼工地，让日军的修炮楼计划停停续续，迟迟无法完工。锄奸团的英勇斗争，成为插在敌人心头的一把利刃，也让日军对其恨之入骨。1939年灵山盛家村大火，正是日军为报复锄奸团及八路军而犯下的滔天罪行。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招远抗日武装不断壮大。1940年10月，杨之君从村锄奸团升入招远县第六区中队；1941年1月，招远分设招远、招北两县，他调任招北县大队指导员，与队长杨志远并肩作战，在枪林弹雨中为民族解放奔波奋战。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积劳成疾的杨之君身体日渐衰弱。经组织批准，他于1941年夏季秘密回村休养。

1941年8月的午后，杨之君在村头散心时，突遭日伪军包围。危急时刻，他向曹家大院西侧田田间奔逃，并拿起地头锄头伪装劳作来迷惑敌人。但因衣着整洁、鞋袜无泥，与田

间劳作的村民截然不同，他被日伪军当场识破。日伪手持良民证照片确认身份，将其押往朱桥据点。

得知杨之君被捕，地下党员杨彩荣、李日乾心急如焚，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怎奈日伪视杨之君为“共党要犯”，派重兵看守，营救终告失败。在狱中，日伪对杨之君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其说出党员名单。面对豺狼般的敌人，杨之君坚贞不屈，只坦然回答：“我叫杨之君，村里就我一个共产党员。”敌人恼羞成怒，放出恶犬撕咬其身体，又用刺刀刺破其腹部。即便遭受非人的酷刑，杨之君始终一声不吭，最终壮烈牺牲。



杨之君烈士墓。



杨之君烈士证书。

烈就义。与他一同被捕的另一位区长，也同样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

杨之君的牺牲，在西曲城村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也点燃了更多人的抗日热情。大批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参战，为抗战胜利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970年，当年泄露杨之君行踪的大队长杨志远，因心怀愧疚，主动向组织坦白：他在与日特友人饮酒时，酒后失言泄露了杨之君的休养地点，最终导致杨之君被捕。至此，这段历史真相得以还原，杨之君烈士的英名，终于得到了最公正的铭记。

正是：卫家保国生死度外，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同仇敌忾志气高昂，革命烈士精神长存！

# 时光折叠 崮山寻梦

刘学安 刘学刚

“老夫重上崮山冈，探幽芳，觅行藏。三县奇逢，曾逐少年狂。唯有山风知旧事，吹鬓雪，忆寒窗。志乘记载两相妨，固金汤，认唐王。独守孤怀，不忍闻沧桑。纵是山河人不识，情未改，梦犹香。”读完这阕《江城子》，我心中终于有了些许慰藉。

词中的“老夫”，年近八旬，是我同村同族的兄长——论辈分我叫他大哥；论师生，他曾是我的历史老师，时任初中校长。

老师初登讲台，在南崮山麓的柳树亦联中，一教就是六年，每周抄山路往返校与家。梯子口的石、唐王泉的水、插旗顶的风，都是他青春的记忆。后来他调任西店联中，我初一那年春天，他带着全校师生二百余人，自学校出发，徒步爬了一次崮山——走的正是他当年往返的那条山路。那时我只当是一次春游，哪里知道，校长是带我们重走他的青春。

这些年，我也常去崮山。直到捧读老师的回忆，才真正明白他对那座山的情感。他的笔录与我的经历渐渐融合——他说的石阶我也踩过，他说的泉水我也喝过。于是，循着老校长的思绪，我重新整理他的过往，补记那段藏在崮山间的岁月。这篇文，既是记录他的青春，也是安放我们对崮山的眷恋。

崮山，今称天崮山，静卧于栖霞、蓬莱、龙口三地之交。立于山巅，脚踏三县。东望牙山如黛，南眺方山如台，西观玲珑山势巨陡，北及黄渤海浩渺连天。当地有言：“南崮北崮，离天一步。”一语道尽其高、其险、其雄。南崮海拔510米，山东麓有一条盘山而上的古道，因险峻如梯，被称为“梯子口”。相传唐王李世民东征时，曾在此屯兵，开辟此径。当年行军至此，人马焦渴，李世民拔剑断喝：“水来矣！”长剑刺入石壁，泉水喷涌而出，立解兵马之困。此泉至今不涸，四季澄澈，人称“一剑泉”，又名“唐王圣泉”。

上世纪70年代初，柳树亦联中在南崮山西，老师家在山的东南，走大路须绕行两倍的行程。于是，他选择了这条必经梯子口的山路。“唐王泉”就在梯子口旁，是他徒步途中最暖心的驿站。泉水自石壁半腰渗出，注入一方小石盆，水清透亮。他俯身石坎，一捧入口，甘甜怡人，疲惫顿消。

顺流而下不远，有一石状如马鞍，名曰“马鞍石”。传说唐王东征时，两匹战马争水厮打，一匹怒而扬蹄，将另一匹的马鞍踏落山下，化为巨石。梯子口上，还有“月亮石”和“和尚帽”，每一块石头都藏着一个传说。

沿梯子口攀援而上，有一平滑大石坡，相传为李世民操兵习武之地，人称“东校场”。石场之北，两峰夹峙，幽谷森然。逆谷而上，眼前豁然开朗——崮山庙遗址便坐落于此。崮山庙相传始建于唐，一说为唐王感念山神护佑而立，一说为尉迟敬德重修。史料载为金代所建，名曰龙兴寺，规模宏大，供奉四大菩萨，曾是方圆百里三县百姓的精神皈依。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庙前举办盛大庙会，香火极盛。可惜古刹毁于1943年的日军大扫荡，一把大火将神庙化为断壁残垣。而今唯余庙基、石柱、残碑，山门外七级石阶犹在，可见当年规模之宏伟。

庙后坡角，荆丛之中藏有两处山洞，两洞相通，洞顶开小窗，既可照明又能透气。洞内以石栏隔出数间，壁上凿痕清晰，留有放油灯的小龛。传说崮山庙有僧人善医，凿洞收治

女眷，被百姓尊为“观音堂”。抗战时期，这里又成为八路军的兵工厂、军服厂，一洞藏慈悲，一洞藏忠魂。

出崮山庙北行，便至南崮之巔。顶部平展开阔，四壁如削。立于巔顶，东望艾山巍峨，北眺北崮峥嵘。向北行约一里，风光陡然一变——脚下巨石悬于半空，下临壁立千仞。东侧有一道宽约一米的夹缝，对面石崖下伸出一丈余长的石椽子，如石驴昂首望天，当地人俗称“驴驹嘴”。传说当年崮山庙一小和尚，中秋之夜竟跳过悬崖，骑在驴驹嘴尖端对月横笛，空谷传声，山下村民皆疑闻天籁。

驴驹嘴东，悬崖下卧一巨型白石，状如棺槨，人称“石棺材”，民间传说为龙王七太子葬处。两景之间有一深壑，谷底乱石层叠，可攀援穿行，抗战时期是兵工厂与根据地之间的秘密生命线。

如今的天崮山景区，以北崮为魂。北崮主峰名叫插旗顶，海拔542米。相传李世民曾屯兵于此，立大旗为帅营，山下前寨、后寨分营拱卫。插旗顶西，地势开阔平坦，相传为演武之地，古称西校场，与南崮东校场遥相对望。插旗顶下有饮马湾，相传唐王巡幸到此，见草木丰茂，命兵卒掘之，清泉涌出，解兵马之困。北行百米有一处大石坪，阔逾篮球场，中央两石突起如驼峰，高不盈米，人称“龙墩”。石坪上凿刻着一副硕大的象棋棋盘，比一间屋舍还大。传说李世民曾在此与大将尉迟敬德对弈，以江山为注，以棋局演兵法。三局毕，一胜一负一平，遂有敬德重修龙兴寺的传说。

插旗岭南坡有一片石滩，塔空层叠如书页，人称“晒书岩”。传说仙人持天书自云端而降，被山石绊倒，天书散落化为石书，上载克敌兵法。北崮西侧石径悬于绝壁，壁上方凿有“运粮道”三字，相传为唐军粮草运送的惟一通道。李世民东征的传说未入正史，而抗战烽火里的英雄史诗却被载入史册。在那段最黑暗的岁月里，艾崮山区成为胶东抗日的重要根据地。崮山儿女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寇铁蹄，中共北海特委、蓬莱战区指挥部在此建立，蓬莱、栖霞、福山等地的抗日政府先后在此建立。艾崮山根据地成为胶东抗战一面不倒的旗帜。

去年老师重游崮山，依旧循着当年走过的盘山野径，去寻觅藏在心底长达半个世纪的印迹。然而他寻了许久，却找不到当年的路了。芳草连天，荆棘成林，旧日的小道被吞没得干干净净。下山后听村里人说，唐王泉早已被村里引流为自来水，那方石壁和那眼古泉也一并被封进了山林里。这一封，封住的不只是一泓清泉，更是半生念念不忘的山野传奇。

归来之后，老师闲翻史料，却在民国《蓬莱县地理志》中见载：“北崮上有遗迹……盖金时屯兵处也。”短短几句，便将老师深信的李世东东征传说轻轻否定。

那一刻，他心中竟莫名一沉。身为历史老师，他明知方志记载更接近史实，理智上也该信服，可情感上他却偏偏不愿接受。他说：我宁愿，那些刻剑石出泉、马鞍化奇石、山顶插旗、对弈谈兵的故事，都是真的。

因为他眷恋的，从来不止一座山、一段史，而是山水中的传奇、烟火里的岁月、青年时的仰望，以及刻在骨血里的故乡情怀，从未因眠路、泉封、史异而减去半分。

夜不成眠思万里，崮山月照故人来。时光可以折叠，而记忆从未褪色……